

华侨问题论文集

海外出版社发行

華僑問題論文集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編印者：中國僑政學會
發行所：海外出版社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之一
印刷者：永信印刷局
臺北市迪化街一段二三一號
經銷處：各大書店
定價：每冊新臺幣八元

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十月初版

中國僑政學會週年紀念

序言

華僑在中國革命史上，雖寫下最光榮的一頁，在國民經濟的範疇裡，雖佔了最有價值的比重，但過去國人對華僑社會的研究，或徒事讚揚其潛力之雄偉，而未深究其發展之歷史根源，或祇描述其生活實況，而未闡發其對僑居地的社會價值，或已預見其潛在的危機，而未進一步探求有效的對策，或竟附會異說，摭拾陳言，以自甘殘缺，致使華僑社會，尚未獲世人之真切了解，這是關心僑政的人們，向所引為遺憾的！

彥荃近年來以工作關係，曾訪問南北美洲和東南亞各重要地區的僑胞，並注視各地僑情的發展，深感海外僑胞光榮的革命傳統，正因國勢艱危而益發揚蹈厲，其處境也隨革命的逆流，而日趨困厄，但時窮節見，其忠愛祖國的熱情，却反加昂揚，彥荃深深地為這種熱愛祖國的赤誠所激動；痛感我們今後對華僑社會，必須克盡了解、培育、服務的能事，以期在客觀的調查，深入的研究，熱烈的探討中，達成對華僑社會的整個認識，洞澈華僑問題的癥結所在，從而確立為僑胞福利設想的僑務方策。這個意念，一直在縈迴腦海，無時或釋。

去年秋間，國內有遠見的學者和許多關心僑務的人士，對這個僑政應作學術來研究的問題，同感迫切，對彥荃引以自箴的「無僑教即無僑務」的課題，也都發生共鳴，且進而提出「如果對華僑問題，不作學術的研究，則僑務設施，便不易達到計劃性的發揮」。他們在這個共同的認識之下，發起組織一個中國僑政學會，在同年冬初，便告成立，展開了華僑問題的全面探討。研究對象，不僅是針對華僑歷史，華僑經濟，華僑文教，華僑社會，華僑生活，華僑事業及健全的僑務行政制度和措施，而

且研究在解決華僑問題中，如何去發揮華僑的集體力量，為當前反共抗俄國策而努力。這可說是研究僑政問題的新曙光，也是僑政學史上的新紀元。

年來經調查研討的結果，發為鴻文偉論，凡十餘萬言。在華僑問題的整個領域裡，從歷史的發祥地理的廣佈，以至政治經濟事業的成就，文教社會工作的開展，都有精闢的的論述，並顯示各方發展的動向，和可能遭逢的命運。現經該會彙輯專集，名為「華僑問題論文集」。付梓之前，先要彥荃一言為序，因獲先親為快，深感年來所靳求展開僑政研究運動的夙願，今已獲見初步的成就，個人固感無限興奮，而所論列之華僑問題，每能針對當前環境，切合僑政改進的需要，在僑政學研究的範疇裡，自有其值得國人重視的價值和影響。

回憶在僑政學會成立之日，總統對該會曾致以懇摯的嘉勉，願所有會員，對當前有關僑務興革及如何增進僑胞的福利，如何高度發揮僑胞力量問題，詳加研究，提供意見與方案，以為反攻復國之深助。這個專集的刊行，無疑的是朝着這個方向而努力的具体表現，也是達成這個目標的基礎工作。此後若由這基礎更廣集海內外賢達的寶貴意見，形成切實可行的僑政實施方案，以為反攻復國之助，則這專集對復國前途的貢獻，便不限於本身現有的價值了。

郭彥荃

民國四十三年十月於臺北

華僑問題論文集目錄

序 言

一、十五世紀南洋華僑史事叢記	方 豪	一
二、從歷史上看印尼與中國	祝秀俠	一〇
三、華僑經營南洋之歷史及其貢獻	汪大鏞	二三
四、馬來亞的幾種區域特徵	鄭資約	三七
五、南洋資源地理	章熙林	五〇
六、記清季設立僑校與中美文教交流	梁嘉彬	七〇
七、僑民教育之回顧與展望	張正藩	七八
八、華僑與語文教育	趙友培	九五
九、華僑教育本質的研究	陳偉士	一〇四

- 十、論華僑經濟勢力……………唐蘇民……………一一三
- 十一、華僑經濟的內在弱點與客觀困難……………黃馮明……………一二四
- 十二、南洋原始民族及其生活與貿易……………段中英……………一三〇
- 十三、泰國民族與華僑……………梁文仲……………一三八
- 十四、行憲前後辦理僑民選舉之回憶……………梁道羣……………一四七
- 十五、今情往跡說華僑……………祝秀俠……………一六二

十五世紀南洋華僑史事叢記

方 豪

(一)鄭和第一次出使所遇之華僑

「鄭和下西洋」爲我國航海史上一大事，亦爲世界殖民史上一大事。關於鄭和之家世與行實，記載鄭和航海之史料與考證，鄭和航海之船隻與人員，出航之次數與年代及所到地點等，讀者可參閱拙著「中西交通史」第三冊第十三章，本文對此一概從略。

鄭和第一次奉詔出使，在明永樂三年（一四〇五）六月十五日；寶船之自劉家河出發，則當在秋後。見「前聞記」。明史鄭和傳曰：「六月命和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，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，多齎金幣。造大舶，修四十四丈，廣十八丈者六十二。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，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，首達占城，以次徧歷諸番國，宣天子詔，因給賜其君長，不服，則以武懾之。五年（一四〇七）九月，和等還，諸國使者隨和朝見。和獻所俘舊港（Palembang）酋長，帝大悅，爵賞有差。舊港者，故三佛齊國也，其酋陳祖義剽掠商旅，和使招諭，祖義詐降，而潛謀要劫；和大敗其衆，禽祖義，獻俘，戮於都市。」南山寺碑僅曰「至五年廻」，無月；明實錄卷七一則曰：「永樂五年九月壬子（初二日），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還。」九月壬子；初二也。並記：「殺賊黨五千餘人，燒戰船十艘，獲其七艘，及偽銅印二顆。」又曰：「蘇門答臘、古里、滿刺加、小葛蘭（Quilon）、阿魯（Aru）等國王遣使比者牙滿黑等來朝，貢方物。」據明成祖實錄卷五六，則遠征軍去南洋時，陳祖義曾詐降，曰：「永樂四年七月壬子，舊港頭目陳祖義遣子士良，梁道明遣侄觀政來朝，賜鈔幣有差。」永樂四年七月，時鄭和離國後一年，歸國前一年餘，蓋在去程。其潛謀要劫，則

在歸途也。

梁道明與陳祖義，蓋皆華僑之雄者。明成祖實錄卷三八曰：「永樂三年正月戊午，遣行人譚勝受、千戶楊信等往香港招撫逃民梁道明等。」是鄭和未出發前半年餘，已有人先期往招梁道明：（尙有一次，爲時更早，詳下。）而鄭和出發後二月，梁道明已來中國朝貢矣，見同書卷四八曰：「三年十一月甲寅，行人譚勝受等使舊港還，以頭目梁道明、鄭伯可等來朝，貢馬方物。賜道明等襲衣及鈔百五十錠、文綺二十表裏、絹七十匹」。

明史卷三二四三佛齊傳，記梁道明曰：「廣州南海縣人，久居其國，閩粵軍民流海從之者數千家，推道明爲首，雄視一方。會指揮孫鉉使海外，遇其子，挾與俱來。永樂三年，成祖以行人譚勝受與道明同邑，命偕千戶楊信等齎詔招之。道明及其黨鄭伯可隨入朝，貢方物，受賜而還。」孫鉉出使，不知在何年，惟明史繫其事於永樂三年前，則成祖之於道明，固與祖義有異也。

明史三佛齊傳記報告祖義陰謀於鄭和者爲施進卿，以現行名詞稱之，蓋亦僑領也。成祖實錄卷七一曰：「永樂五年九月戊午，舊港頭目施進卿遣塔邱彥誠朝貢，設舊港宣慰使司，命進卿爲宣慰，賜印誥、冠帶、文綺、紗羅。」

（二）鄭和出使舊港及與當地華僑之關係

鄭和第七次出使之前，尙有永樂二十二年一役，不見於長樂天妃廟碑文，而見於明史鄭和傳及永樂實錄卷一二八。實錄文曰：「正月甲辰（廿七日）舊港故宣慰使施進卿之子濟孫，遣使丘彥成請襲父職，並言舊印爲火所燬。上命濟孫襲宣慰使，賜紗帽、銀花、金帶、金織文綺、襲衣、銀印，令中官鄭和賁往給之。」明史鄭和傳文曰：「永樂二十二年（一四二四）正月，舊港酋長施濟孫請襲宣慰司職，和齎敕印往賜之：比還，而成祖已宴駕。洪武元年（一四二五）一月

仁宗命和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，南京設守備，自和始也。」按成祖晏駕於永樂二十二年七月辛卯，則此次鄭和往返纔半年；且讀傳文，似其行程未及舊港以外，碑文殆以此而不列於奉使之內也。又首任南京守備者，明史卷八仁宗本紀及卷一四六李濬傳，皆稱爲李隆，而非鄭和。

瀛涯勝覽謂施進卿記：「位不傳子，立其女施二姐爲王。」馬歡觀聞，自更可信，蓋表文稱子，而實則傳女也。

(三) 南洋華僑及其他各地對鄭和之崇敬

鄭和聲威之大，可於後世之膜拜及各地之傳說見之。茲略舉一二爲例：

明時，在中國境內，已有將其事蹟搬上舞臺者。漢書敏求記曰：「蓋三保下西洋，委巷流傳甚廣，內府之戲劇，看場之平話，子虛亡有，皆俗流爲丹青耳。」今長樂猶有地名三寶巖。

南洋一帶相傳六月三十日鄭和在三寶瓏登陸，今三寶瓏有三寶洞，洞有三寶公廟，供奉鄭和；每年是日爪哇華僑必往進香。蘇門答臘及暹羅亦皆有三寶廟，見明史暹羅傳。暹羅又有三寶寺塔，見陳倫炯南洋記。南洋華僑又立廟供奉「大伯公」，各地所奉之「大伯公」，有一二人至三五人不等，而鄭和爲首。「大伯」者闢草萊者之尊稱也。滿刺加有三寶山，三寶城及三寶井，爪哇有三寶墩及三寶井，暹羅有三寶港。而名山藏、東西洋考及俞正燮又癸巳類稿，或言鄭和曾至臺灣，或言知有臺灣。王士禎香祖筆記謂臺灣有三保薑，係三保太監所植；尹士良臺灣志略則曰：「相傳明太監王三保，舟至臺，投藥水中，令土番投病者於水中，洗澡即愈。」東西洋考卷五則謂，鄭和以東番不聽約，每家貼一銅鈴，使懸於頸云。原書以東番爲「鷄籠淡水」之別名，卽今臺灣，可見傳說之廣也。

(四) 鄭和時代華僑在南洋之貿易

鄭和赴南洋時期中，國人卽在南洋展開貿易；貿易之貨品，瀛涯勝覽、星槎勝覽及東西洋考等書亦有所記，計爲：青花磁器、麝香、燒珠、青磁盤碗、樟腦、橘、雨傘、湖絲、金、銀、鐵鼎、鐵銚；而皇明世法錄所載私運出外及下海之貨物中，若銅錢、段疋、紬絹、絲棉，必爲官方之主要輸出品。

其時中國與南洋貿易情形，瀛涯勝覽記述最詳，茲亦備引之：

〔古里〕「其三大頭目受中國朝廷陞賞。若寶船到彼，全憑二人主爲買賣，王差頭目並哲地、未訥几(Walis Chitti?)計書算於官府，牙人來會，領船大人議擇某日打價。至日，先將帶去錦綺等物，逐一議價已定，隨寫合同價數，彼此收執。其頭目哲地卽與內官大人衆手相拏。其牙人則言某月某日於衆手中拍一掌已定，或貴或賤，再不悔改。然後哲地富戶纔將寶石、珍珠、珊瑚等物來看，議價非一日能定，快則一月，緩則二三月。若價錢較議已定，如買一主珍珠等物，該價若干，是原經手，頭目未訥几計算該還紵、絲等物若干，照原打手之貨交還，毫厘無改。」

〔溜山〕「中國寶船二隻亦到彼處，收買龍涎香、椰子等物。」

〔祖法兒國〕「中國寶船到彼，開讀賞賜畢；其王差頭目遍諭國人，皆將乳香、血竭、蘆薈、沒藥、安息香、蘇合油、木別子之類，來換易紵、絲、磁器等物。」

〔阿丹國〕「分隸內官周□領駕寶船數隻到彼，王聞其至，卽率大小頭目至海濱迎接詔敕賞賜。至王府行禮，甚恭謹感服。開讀畢，卽諭其國人，但有珍寶，許令賣易。在彼買得重二錢許大塊貓睛石、各色雅姑(Yagut)等異寶、大顆珍珠、珊瑚樹高二尺者數株；又買得珊瑚珠五櫃、金珀、薔薇露、麒麟、獅子、花福鹿、金錢豹、駝雞、白鳩之類而

還。」

〔柯枝國〕「第三等人名哲地，保有錢財主。專一收買下寶石、珍珠、香貨之類，候中國寶石（石字衍）船或別國番船客人來買。」

〔暹羅〕「國之西北去二百餘里，有一市鎮名上水，……中國寶船到暹羅，亦用小船去做買賣。」

〔滿刺加〕「凡中國寶船到彼，則立排柵如城垣，設四門更鼓樓，夜則提鈴巡警。內又立重柵如山城，蓋造庫藏倉廩，一應錢糧頓在其內。去各國船隻回到此處取齊，打整番貨，裝載船內，等候南風正順，於五月中旬開洋回還。」

可見滿刺加實彼時中國與南洋貿易之總樞也。

（五）東南亞各國之華僑情形

1 眞臘

明史卷三二四眞臘傳記洪武三年（一三七〇）、十六年（兩次）、十九年、二十年、永樂元年（一四〇三）、三年（兩次），皆遣使往。洪武三年，使臣郭微；十六年，第一次使節齎勘合文冊，以證使節之眞僞；第二次賜織金文綺三十二，磁器萬九千；十九年出使者行人劉敏、唐敬；永樂元年，行人蔣賓興、王樞出使；三年，第一次使臣王孜往祭火王；第二次使臣畢進、王琮封其嗣子爲王。來朝貢之使，則有洪武四年、六年、十二年、十三年、十六年、二十年（兩次）、二十一年、二十二年（三貢）、二十三年、永樂二年、三年（兩次）、六年、十二年、十五年、十七年。計宣德前，中國派往者八次，眞臘派來者十九次。傳曰：「宣德、景泰中（一四二六—五六），亦遣使入貢，自後不常至。……番人殺唐人，罪死；唐人殺番人，則罰金，無金則鬻身贖罪。唐人者，諸番呼華人之稱也，凡海外諸國盡然。」

2 滿刺加 (Malaka)

明史卷三二五有傳，在鄭和以後，宣德八年（一四三三），王率妻子、陪臣來朝；正統十年（一四四五）遣使請賜護國敕書，及蟒服、傘蓋以鎮服國人。又言王欲親詣闕下，從人多，乞賜一巨舟，以便遠涉，帝悉從之。景泰六年（一四五五）貢馬及方物，請封爲王，詔給事中王暉往。復入貢。天順三年（一四五九）王子入貢，遣使陳嘉猷等往封之。成化十年（一四七四）陳峻冊封占城王，遇安南兵據占城，改往滿刺加，諭其王入貢；即遣使來。十七年九月，貢使至，安南貢使亦至；以安南曾於成化五年（一四六九）殺漂抵本境之滿刺加貢使，敕責其王；並諭滿刺加，安南如再侵凌，即整兵備戰。尋遣林榮、黃乾亨冊封王子爲王，二人溺死；復遣張晟、左輔往；晟卒於廣東，又派一人往。正德三年（一五〇八），又入貢。世宗嗣位（一五二一），佛郎機（葡萄牙）侵其地，王蘇端媽末（Mahmud）出奔，遣使告難，敕責佛郎機，諭暹羅諸國往救，迄無應者，滿刺加竟爲所滅。以上皆節錄明史。其後明史曰：「時佛郎機亦遣使朝貢請封，抵廣東，守臣以其國素不列王會，羈其使以聞。詔予方物之直遣歸，後改名麻六甲云。」按滿刺加與麻六甲，僅譯音有異，非改名也。

明史此傳又記其入「身體黝黑，間有白者，唐人種也。」又述正德三年貢使携來華僑事曰：「其通事亞劉，本江西萬安人蕭明舉，負罪逃入其國；賂大通事王永、序班張宇，謀往濠泥索寶，而禮部吏侯永等亦受賂，僞爲符印擾郵傳。還至廣東，明舉與端亞智輩爭言，遂與同事彭萬春等劫殺之，盡取其財物。事覺，逮入京，明舉涉遲，萬春等斬，王永減死；罰米三百石，與張宇、侯永並戍邊。」

3 柔佛 (Johore)

明史卷三二五有傳，曰：「鄭和遍歷西洋，無柔佛名。……華人販他國者，多就之貿易，時或邀至其國。」

4 榜葛刺 (Bancala)

明史卷三二六有傳。其使來者：永樂六年（一四〇八）、七年（兩次）、十年、十二年、正統三年（一四三八）、四年。『自是不復至』。永樂七年之使，携從二百三十餘人；十年之貢使，未抵南京，即遣宣宴於鎮江。明史又曰：『醫、卜、陰陽、百工、技藝悉如中國，蓋前世所流入也。其王敬天朝，聞使者至，遣官具儀物，以千騎來迎。……王拜迎詔，叩頭手加額，開讀受賜訖，設毼毯於殿。宴朝使不飲酒，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。贈使者金盃、金繫腰、金瓶、金盆，其副則悉用銀，從者皆有贈。』

(六) 南洋羣島之華僑情形

1 爪哇 (閩婆)

瀛涯勝覽爪哇條曰：『中國歷代銅錢通行使用。杜板番名賭班 (Tuban)，地名，此處約千餘家，以二頭目爲主，其間多有中國廣東及漳州人流居此地。……於杜板投東行半日許，至新村，番名曰革兒昔，原係沙灘之地，蓋因中國之人來此刺居，遂名新村 (Geseik)，至今村主廣東人也。約有千餘家，各處番人多到此處買賣。……自新村投南船行二十餘里到蘇魯馬益，番名蘇兒把牙 (Surbaya)。……亦有村主，掌管番人千餘家，其間亦有中國人。……國有三等人：一等回回人……一等唐人，皆是廣東、漳、泉等處人竄居此地，食用亦美潔，多有從回回教門受戒持齋者；一等土人……買賣交易行使中國歷代銅錢。……國人最喜中國青花磁器，並麝香、銷金紵絲、燒珠之類，則用銅錢貿易。國王常差頭目以船隻裝載方物進貢中國。』

明史卷三二四爪哇傳，記宣德六年（一四〇八）後「比年一貢，或間歲一貢，或二歲數貢。中官吳賓、鄭和先後使其國。」十三年、十六年皆入貢。『自是朝貢使臣，大率每歲一至。』正統元年（一四三六）來朝。閏六月，以宣德時所來十一國（古里、蘇門答刺、錫蘭山、柯枝、天方、加異勒、阿丹、忽魯謨斯、祖法兒、甘巴里、真臘）使臣遣送歸國，命與爪哇使臣郭信同往。『五年，使臣回，遭風溺死五十六人，存者八十三人，仍返廣東，命所司廩給，俟便舟附

歸。八年，廣東參政張琰言：「爪哇朝貢頻數，供億費煩，敝中國以事遠人，非計。帝納之。其使還，賜敕曰：『海外諸邦，並三年一貢，王亦宜體恤軍民，一遵此制。』」十一年復三貢，後乃漸稀。景泰三年（一四五二），天順六年（一四六〇），成化元年（一四六五），弘治十二年（一四九九）皆入貢。『自是貢使鮮有至者。……人有三種：華人流寓者服食鮮華。……其國有新村，最號饒富，中華及諸番商船輻輳，其地寶填貨溢，其村主即廣東人。永樂九年（一四一）自遣使表貢方物。』

2 舊港（三佛齊）

瀛涯勝覽曰：「……國人多是廣東、漳、泉州人逃居此地。人甚富饒，地土甚肥。……昔洪武年間，廣東人陳祖義等全家逃於此處，充爲頭目，甚是豪橫，凡有經過客人船隻，輒便劫奪財物。」以下敘鄭和擒祖義經過等。『市中交易亦使中國銅錢，並用布帛之類。國王亦每以方物進貢朝廷，逮今未絕。』

明史卷三二四有三佛齊傳，記永樂二十二年（一四二四）入貢後曰：「其後朝貢漸稀。嘉靖末（一五六六）廣東大盜張璉作亂，官軍已報克獲。萬曆五年（一五七七）商人詣舊港，見璉列市爲蕃舶長，漳、泉人多附之，猶中國市舶官云。」

3 蘇門答臘

明史卷三二五有傳，記鄭和之後，宣德九年（一四三四）入貢，王景弘再使其國；王遣弟入朝；十年，以王老，封其子爲王，『自是貢使漸稀。成化二十二年（一四八六）其使者至，廣東有司驗無印信勘合，乃藏其表於庫，却還其使，別遣番人輸貢物京師，稍有給賜，自後貢使不至。……華人往者以地遠價高，獲利倍他國。』

4 蘇吉丹

明卷三二四有傳，曰：「華人鮮至」。

5 麻葉薤（Biliton）

明史卷三二三有傳，謂：「交欄山（元史作勾欄山）甚高廣，饒竹木。元史弼、高興伐爪哇，遭風至此山下，舟多

壤，乃登山，伐木重造，遂破爪哇；其病卒百餘，留養不歸，後益蕃衍，故其地多華人。又有葛卜及連兒米囊二國，永樂三年（一四〇五）遣使賜璽書，賜物招諭，竟不至。」

6 濠泥、婆羅

明史卷三二五有傳，謂自永樂「十三年（一四一五）至洪熙元年（一四二五）四入貢，後貢使漸稀。嘉靖九年（一五三〇）給事中王希文言：「濠泥、占城、琉球、爪哇、濠泥五國來貢，並道東莞，後因私携賈客多，絕其貢。正德間（一五〇六至一五二一）佛郎機（葡萄牙）闖入流毒，概行屏絕，曾未幾年，遽爾議復，損威已甚。章下都察院，請悉遵舊制，毋許混冒。」以下敘萬曆中（一五七三—一六一九）立女王；漳州人張姓，爲其國那督，華言尊官也，女有心疾，妄言父有反謀，那督自殺，國人爲訟冤，女主乃絞殺其女，而授其子官，「後遂不復朝貢，而商人往來不絕。……華人多流寓其地。嘉靖末（一五六六），閩粵海寇遺孽，遁逃至此，積二千餘人。」

明史卷三二三又有婆羅傳，卽濠泥也。曰：「萬曆時爲王者閩人也，或者鄭和使婆羅，有閩人從之，因留居其地，其後人竟據其國而王之。邸旁有中國碑，王有金印一，篆文，上作獸形，言永樂朝所賜，民間嫁娶必請此印，印背上以爲榮。後佛郎機橫舉兵來擊，王率國人走入山谷中，放藥水流出，毒殺其人無算，王得返國。」

7 蘇祿

明史卷三二五有傳，記永樂十五年（一四一七）其國東西王皆來貢，並封爲國王；東王卒於德州，賜祭，勒碑墓道，諡曰恭定，遣使封其長子爲東王。十八年西王遣使入貢；十九年東王母遣王叔來朝；二十一年東王妃還國，原賜遣之。『明年（一四二四）入貢，自後不復至。……土人以珠與華人市易，大者利數十倍。商舶將返，輒留數人爲質，冀其再來。』

從歷史上看印尼與中國

祝 秀 俠

五千年前是一家

現在印尼群島是散處在亞洲東南面，分佈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一群大小島嶼，和中國陸地絕不相連。可是根據地理學家考古學家的考證，在遠古時代，印尼群島的地形和今日迥然不同。在那時期，爪哇、蘇島、婆羅洲和馬來半島與中國相連，稱為巽達地區。新幾內亞則與澳洲相連，名為沙瑚地區。其他龍目、帝汶等島嶼，分佈在兩大地區之間。那時，由爪哇到中國可以沿陸路直去，不必坐船。到了人類史上第四冰河時代，由於冰河融解，印尼群島有一部份的海平面升高，形成了中國南海、爪哇海、阿爾富連海，才把爪哇、婆羅洲、蘇島、馬來半島分成不相聯接的島嶼，和中國陸地也不相連接了。這真叫做桑田滄海，變化大咧！

在第四冰河時代，印尼的居民稱為吠陀人 (Wedda)。據瑞士人種學家沙拉新 (Sarsin) 的研究，認為和中國的苗族，錫蘭的吠陀族同一系統。第四冰河融解後，亞洲大陸不斷移民到印尼群島，把原始的居民吠陀人趕跑了，他們却在海濱一帶居住起來，這些亞洲的移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根據印尼歷史學家威斯泰保爾 (Dr. F. W. Stapel) 的研究，認為這些移民便是從中國的雲南地方遷移去的。他們從雲南而越南，而暹羅，而馬來亞，再到達印尼群島各地。這些遷來的種族，人種學家稱他們做原始馬來人。遷移的時期大約在紀元前三千年，距今已是五千多年了。

這樣說來，印尼民族的始祖還是從中國雲南地方去的，五千年前印尼和中國豈不是一家嗎？